

## 東鎮沂山

孫貴頌



中國古代皇帝多喜加封祭祀名山。而名氣最大者，非五嶽莫屬：東嶽泰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恆山和中嶽嵩山，世人皆耳熟能詳，如數家珍。歷朝歷代，無數文人墨客，賦詩作文，盛讚有加，就連武俠小說，亦常取五嶽為背景。殊不知，五嶽之外，皇帝的祭祀另有五鎮。即：東鎮沂山，南鎮會稽山，西鎮吳山，北鎮醫巫闾山，中鎮霍山。打個比方說，五鎮基本相當於五嶽的副官。

「嶽山為五，而泰山居首；鎮山亦五，沂山為冠」。山東居然擁有泰山和沂山這兩座居於首位之山，真是福氣不淺。

五月下旬，市酒文化研究會組織「沂山話茶池」筆會，邀請我等文友詩人前往，於是有了東鎮沂山之行。一拜之下，風光果然地道。

午後開車，微風撲面，麗日當頭，路上毫無不起。天公仗義，助我成行。車進沂山，路旁草長鶯飛，槐花飄香，引得蜂蝶隨處安營紮寨。待入得山門，頓時耳目一新。溪水潺潺，樹木榮翠，松濤陣陣。一車人驚嘆：「好所在！」

沂山有靈性。不言其他，只其海拔一千零三十二米的身高，便神秘莫測。在山東省東西這條橫線上，風景秀麗的山，東面應屬五蓮山，西面要數泰山，沂山則坐鎮中央。奇在奇在，沂山比五蓮山（海拔五百一十五點七米）正好高出一倍，而泰山（海拔一千五百四十三米）又比五蓮山正好高出兩倍。是巧合，還是天意？大自然的奧妙，我們人類一時半會兒還真琢磨不透。

汽車在山的海洋裏盪漾。雖說山高、坡陡、彎急，但因鋪了柏油，並無驚險之虞。司機是把手好，不時地換擋、加油，車子順利抵達賓館。

第二天上午去主峰玉皇頂。峰頂有一巨石，名「探海石」。橢圓，青黑，偌大的山體它不佔，偏要立在懸崖邊上弄險，讓人擔心，稍有不慎，一失足遂成千古恨。從玉皇頂向西遊

## 「人品應隨官品升」

汪金友



近日去新修復的河間府署，發現在一個題為「德風」的邊房門兩邊，有一副對聯：「世風常伴政風變，人品應隨官品升。」細品，有點意思。於是拿手機拍了下來，發到朋友圈。不一會兒，一位先生跟評：「倒過來了，人品多隨官品降！」

我一笑，有沒有人，升了官之後，人品不升反降？當然有。那些貪官，就是最好的典型。幾年內貪污受賄幾百萬、幾千萬甚至幾個億，已經沒有什麼人品可言了。但這樣的官員，畢竟是少數，所以我們不能說「人品多隨官品降」。如果有人找上門來跟理論，你肯定拿不出證據。

河間府素有「京南第一府」之稱，昔日與保定、大名、開封齊稱「京南四大名府」。河間府署的建築規模，比內鄉縣衙要大的多。分東中西三路軸線，各軸線均有院落數進。從這個府署的五十多副對聯中，可以看出，這裏歷代的官員，還是比較講究廉政文化的。

「世風常伴政風變」，講出了一個很深刻的道理。社會風氣，是經常隨着官場風氣而變化的。因為「楚王好細腰」，所以「宮人多餓死」。就連朝中那些大臣，惟恐自己腰肥體胖，失去楚靈王的寵信，因而每天只吃一頓飯，以節制自己的腰身。有些腰粗一點的，早晨上朝之前，都先屏住呼吸，把腰帶束緊。還有晉文公，喜歡穿破舊的衣服，所以學國上下，都以破衣為美。新做的衣服，也要弄出幾個洞來。

時至今日，仍有這樣的官員，看上邊領導穿什麼樣的衣服，他就穿什麼樣的衣服；看上邊領導用什麼樣的杯子，他就用什麼樣的杯子；看上邊領導有什麼業餘愛好，他就有什麼的業餘

瀟而行，一座奇峰出現在前方。有人道：「大肥豬！」仔細一看，不但豬頭、豬身輪廓分明，連豬拱嘴、豬耳朵、豬眼睛都清晰可辨，真是鬼斧神工之筆。同行的臨朐人張君告訴我們，這座石峰叫獅子崗。果然，再往前走，那山真的幻化出一頭雄獅。這雄獅全身披着長長的毛，瞪着眼睛，安閒地卧在那裏。一景成雙獸，此獅子崗一絕也。

第三天起了個大早，與幾位健走去歪頭崗。歪頭崗與獅子崗遙遙對峙，宛如天闕。歪頭崗崖壁上，古人留有多處榜書，均見功夫。尤以同治年間刻的隸書「人世蓬萊」，意境交融，可稱絕筆。有一摩崖石刻菩薩造像，雖經風雨侵蝕，但線條依然流暢鮮明，人物風華栩栩，應在數百年以上。歪頭崗周圍，巨石巉峨，錯落有致。有的如老龜出海，有的如海豚戲水，有的如蒼鷹欲翹……其中立於懸崖峭壁的幾塊石頭，拼湊成了一個活生生的豬八戒頭像，令人發笑叫絕。

最後一天去東鎮廟。廟為新建，樹卻蒼老。漢柏、唐槐、元宋銀杏，株株歷盡滄桑，仍枝繁葉茂，生機無限。中有宋仁宗趙禛景祐三年祭祀東鎮時的手植銀杏，最為稱奇。據說原為東西二株，雌雄相望，年年果實纍纍。然而「文革」罡風忽起，千年古樹也遭株連，那棵高達三十餘米、冠幅近畝的雄銀杏，不意淪為禮堂座椅。雌樹失夫守節，從此只花不果。或許因為她的自持、倔強，感動了蒼天，近年頂端竟獨自孕育出一支雄株，筆直挺拔，於是復又結實。我輩觀之，無不嘆服。

自東鎮廟上行約二公里，有一勝景：峭壁摩天，危崖若壁，瀑布飛濺，古松橫出石隙，天矯凌空，是為「百丈崖」。行至崖下，頓覺寒氣襲人，冷侵肌膚。以手掬水，入口甘冽，隨身所帶的礦泉水遂成累贅。

下山的路上，一車人興致勃勃，慶幸不虛此行。有好聲音者一時興起，唱起了「人人那個都說說沂蒙山好——」大夥一聽，齊聲相和：「沂蒙那個山上咬，好風光……」歌聲擠出車窗，在遠遠近近的天空中、田野裏撒播開來。



在新浪微博天津站的新媒體培訓課程中，我無意間結識了Airbnb這個全球社交民宿預訂軟體。與同類軟體相比，它帶給了我深度的城市體驗和別樣的家的溫馨。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為了滿足在暮色下的珠江邊散步的小小心願，我預定了瓊姐姐家的房間。

那天晚上，瓊姐姐準點來車站接我。她瘦瘦高高的，長髮飄逸，溫柔而親切。待我安頓好，她就給我推薦了家門口最好吃也最實惠的茶餐廳，讓我一下高鐵就品嚐到了最正宗的廣東茶餐，有水晶蝦餃有馬拉糕還有腸粉等等，好吃極了。吃過晚飯，我們沿着珠江的步行道，呼吸着南廣地區深秋潮濕而溫暖的空氣，吹着風，看着霓虹燈的閃爍與車燈紅黃光斑的交錯，欣賞着珠江兩岸的夜景，眺望遠處的廣州塔「小蠻腰」。瓊姐姐是土生土長的廣東人，她熱情地向我介紹着她眼中的廣州。她說，廣州是一座新老相融、中西交匯的城市。深圳的年輕面孔佔了城市的大多數，而廣州人羣的社會結構分布更均勻。在這裏，既能看到步履矍鑠、悠閒自在的中老年人，又能看到行色匆匆，與地鐵站針尖賽跑的青年人。

廣州的生活方式也很有意思，一方面嶺南文化深刻地影響了人們的日常行爲，早上起床喝杯早茶，吃吃茶點和朋友们聊聊天成爲嶺南人生活的必需，生活節奏相對舒緩；另一方面廣州早在清朝時便成爲中國對外開放的第一扇窗戶，西式的略帶港味的生活也

## 遙遠的家

游雪

對廣東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點在廣州的沙面租界區體現得尤爲突出。我們一直聊到了深夜，長夜漫漫，只有天空中的彎月不捨地注視着我們的離去。那晚，我們迴圈播放了一夜的《讓一切隨風》，而今每當這首歌曲響起，我總能從記憶裏重回江邊那晚迷人的夜景中，感受瓊姐姐眼神的溫度。瓊姐姐第二天下午有工作面試，考慮到我是第一次一個人來廣州，對環境不熟悉，她一大早起來，堅持說要抽出時間陪我轉一轉，以盡地主之誼。開了四十多分鐘的車，她送我去了離市區比較遠的嶺南印象園和黃埔軍校。下午把我送到家附近的中山大學，臨走時她說如果回家找不到路，遇到說粵語而不太會說普通話的計程車司機，一定叫司機給她打電話。反覆交代了幾次，她才放心地離開。在瓊姐姐家住的這兩天，我看到了廣州，聽到了廣州，品嚐到了廣州，更感受到了廣州人一顆溫暖的「嶺南心」。

二〇一六年四月，我到韓國駐武漢總領事館辦理簽證，在武漢的龍伯伯和龍伯母家短暫停留了一日。龍伯伯瘦瘦的，年近七十，精神卻很好。龍伯伯的女兒在北京開了一家軟裝修的工作室，已有十多個年頭，工作忙碌，很少回家，龍伯伯和龍伯母總是很珍惜與客人共處的時間。他說這樣既能排解退休生活的孤獨，又能讓自己的思想不變得古板老舊。他們在遠郊有一套新的房子，由於不放心我一個人住在近郊的房子，他們在詢問我喜歡吃什麼樣的蔬菜之後，帶了扁豆、韭菜、洋芋、蒜薹等許多新鮮蔬菜來，都是他們自己種的。龍伯母邀請我在她家吃飯，親自下廚給我做了好幾道家鄉菜，讓我一飽

口福。由於我第二天就要回湖南，龍伯伯遺憾地表示，沒有時間爲我再多做幾頓好吃的湖北菜，特別是沒機會做武昌魚。晚上我陪着龍伯伯和龍伯母在家門口的東西湖旁散步，兩老談到了退休後的生活。他們有一塊自己的蔬菜園，養些花草，每天起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蔬菜園轉轉。忙完農活之後，和年輕人一樣在網上看看新聞或者動動象棋。節假日有時間會參與一些老年活動中心組織的旅遊。第二天臨走的時候，龍伯母堅持要送我。到了公交站，她一遍又一遍叮囑我「常回家看看」。我坐上公車，她跟我揮手道別，公車開出一段距離，我回過頭去，老人家依然站在原地目送着我，那情景就像一張八十年代的照片，永遠定格在我的記憶裏。

Airbnb的用戶們曾經向公司抱怨，應該改變入住方式，取消民宿雙方面對面的接觸，因爲這其中會涉及語言的障礙和生活方式的差異，而公司回應不打算去解決這個問題，公司的企業文化就是讓旅行中的人體會到家的歸屬感。其實，與陌生的家人積極地溝通和交流是體驗中最重要的一環，也是維繫陌生人之間的信任的關鍵。與標準化的服務、冷冰冰空蕩蕩的賓館標間相比，民宿語言的障礙、生活方式的差異、飲食習慣的不同，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爲我們拉開了體驗的舞台帷幕，讓我們得以走出自己慣常的生活，走入別人的「領地」，在陌生的家庭扮演一個全新的角色，做一次不一樣的自己。

而我，始終從內心深處感激着這些陌生的家人，他們讓我從平淡的日子裏感受到了不平淡的快樂，在每一個陌生而不安的夜裏，有了歸宿。

## 入葬先賢祠的法國作家

高秋福



巴黎的先賢祠原本是一座教堂，法國大革命後的一七九一年改爲專門安葬爲國盡忠盡責的名人先賢的官祠。二百多年來，這裏先後安葬了七十多位在各個領域作出特殊貢獻的人物。其中，作家有七位，爲數不算多，但確實皆爲法國文學史上的名家，「法蘭西民族精神的支柱」。我兩次走進先賢祠，說實話，大抵都是衝他們而去。

第一位入葬先賢祠的是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風雲人物米拉博公爵奧諾雷·米拉波（Honoré Gabriel Riqueti de Mirabeau）。他雖然有時也被稱爲作家，其實只是一些政治性小冊子的作者，不是文學創作上的能手。他以演說和政治活動聞名於世，一七九一年四月病逝後以「大革命精神的化身」入葬先賢祠。不久，他被發現曾暗中投靠國王路易十六，其遺骸隨即被搬走。因此，無論怎麼說，入葬先賢祠的作家算不上他。

最早入葬先賢祠的是兩位聲名顯赫的作家兼哲學家。其一是伏爾泰。他創作有五十多部劇本和多部哲學小說，在當時的法國文壇上獨樹一幟。他還撰寫有大量哲學著作，被譽爲十八世紀法國啓蒙運動的領袖。他於一七七八年五月逝世於巴黎，安葬在外省。他差十一年沒趕上參與法國大革命，但他生前一直譴責封建特權、反對宗教迷信、主張思想自由，卻以啓蒙主義思想催生了這場大革命，被尊奉爲「大革命的先驅者」。因此，在他逝世十三年後的一七九一年七月，大革命的權力機構制憲會議頒布法令，確認「伏爾泰有資格被稱爲偉人」，決定將其遺骸遷入先賢祠。另一位是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他撰寫的政理論著、小說和回憶錄，無不充滿激進的啓蒙主義思想。他因此四面受敵，一生中到處奔波流離。他於一七七八年七月逝世於法國



▲先賢祠中的伏爾泰墓 作者供圖



▲大仲馬在先賢祠的陵墓，左為雨果，右為左拉

作者供圖

東北部的埃爾藝翁維爾（Ermenonville）。他也沒趕上參加法國大革命，但他批判封建暴政，主張權力在民，同大革命也有密切的思想聯繫。在他逝世十六年後的一七九四年七月，制憲會議決定舉行隆重儀式，也將其遺骸遷入先賢祠。

伏爾泰和盧梭原來安葬在先賢祠地宮後部的墓室群，後來搬遷到最顯耀的入口處，各自獨佔一間墓室。左邊的一間擺放着伏爾泰的石棺，石棺上鐫刻着金光閃閃的字句：「詩人、歷史學家、哲學家，他拓展了人類精神，使人類懂得，精神應該是自由的。」石棺前面是他的全身雕像。他右手握着鵝毛筆，左手拿着一卷紙，昂首矚望，好似仍沉浸在寫作的思慮之中。右邊的一間則屬於盧梭。也許是因爲他宣導師法自然的緣故吧，墓室酷似一座鄉野小廟，深褐色的木棺上鐫刻着諺語「自然與真理之人」。木棺沖外一端，鐫刻着兩扇門，門扉微啓，從中伸出一隻手，手中擎着一隻熊熊燃燒的火炬，象徵他的自由平等思想之火永不熄滅。盧梭受到伏爾泰哲學思想的影響，但兩人的政治觀點不盡相同，生前齟齬不斷。現在，他們的墓室遙遙相對，好似人們期望他們在來世能夠和諧相處。

第三位入葬先賢祠的作家是大文豪維克多·雨果。雨果是法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旗手，在詩歌、小說、戲劇和文藝理論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樹。他積極參加反對封建復辟、維護共和的活動，並在普法戰爭爆發後投身保衛祖國的戰鬥。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他病逝於巴黎，法蘭西舉國哀悼。如何安葬他，上層並非沒有分歧。但是，絕大多數人不僅讚頌他在文學創作上取得的巨大成就，還讚頌他爲反對封建專制和爭取思想自由而不懈奮鬥，認爲應該入葬先賢祠。最後，政府順應民意，於六月一日爲他舉行隆重國葬禮

，巴黎人傾城而出，有近二百萬人上街爲他送行。他的遺骸安放在地宮最後面的墓室群中。一般認爲，從雨果開始，先賢祠作爲一座安葬歷史名人的世俗建築才最後確定下來。

在先賢祠與雨果緊密爲伴的是著名小說家埃米爾·左拉（Émile Zola）。左拉是法國自然主義文學流派的創立者，其創作實踐和理論主張曾產生廣泛的影響。他於一九〇二年九月因煤氣中毒逝世，起初安葬在巴黎的蒙馬特公墓，幾年後遷葬先賢祠。左拉的父親是意大利人，母親是希臘人，他是先賢祠中第一位非法蘭西血統的混血法蘭西人。

左拉之後，近百年時間沒有一位作家入葬先賢祠。這主要是因爲時值兩次世界大戰先後發生，入葬先賢祠的人本來就不多。直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才有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的骨灰移入。馬爾羅生於一九〇一年，是法國著名左翼人士，早年就到過中國，先是以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罷工爲題材創作小說《征服者》，後又以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爲題材創作小說《人類的命運》，從此登上法國文壇，並逐漸爲中國讀者所熟悉。一九三六年，他投身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創作小說《希望》。二戰期間，他投筆從戎，參加反對德國法西斯的戰鬥，兩次死裏逃生。戰後，作爲戴高樂將軍的忠實追隨者，他先後出任新聞部長和文化部長。一九六四年，他代表戴高樂訪華，受到中國領導人的接見。在繁忙的政務活動之餘，他出版有文化藝術論著多部，闡述他的藝術哲學思想。他於一九七六年十一月逝世。二十年後的一九九六年，法國政府將其骨灰移葬先賢祠，「以表彰他對法國作出的重要貢獻」。對此，有人看重他的政治家身份，有人則看重他的作家身份。我想，兩者也許是兼而有之吧。（上）